





容齋四筆第十一十八則

京丞相轉官

慶元二年朝廷奉上

三宮徽稱冊寶繼又進勅令玉牒實錄大臣  
遷秩于再于三蓋自崇寧至于紹熙未之有  
也於是京右丞相以十月受冊寶賞由正議  
轉宣奉十二月用勅局賞當得兩官以一回  
授一轉光祿三年二月用提舉玉牒實錄院  
及禮儀使賞有旨三項各轉兩官辭之至四





五詔減為四官其半回授其二遂轉金紫四月之間陟五華資仍回授三帙在法宰執轉官與除拜同故得給使恩百二十年而入流者二十有四邁記淳熙十四年王左相進玉牒并充

國史禮儀使梁右相進

四朝史傳

國朝會要并充玉牒禮儀使詔各與轉兩官所謂各者指二相也時梁公誤認為三者各

兩官已係特進謂如此則序進太師矣中批只恐為兩官復辭之詔許回授又辭但令加恩辭適已罷相在經筵訖於分毫不受唯王公獨加恩今日之事全相類而又已有去冬二賞矣有司不諳練故實徑準昔年中旨行出聞京公殊不自安然無說可免惜乎東閣賢賓客不告以十年內親的故事以成其美邁頃居翰苑荅王梁諸詔嘗上章開析論列是以竊識其詳



熙寧司農牟利

熙寧元豐中聚斂之臣專務以利為國司農  
遂粥天下祠廟官既得錢聽民為賈區廟中  
慢侮穢踐無所不至南京有闕伯為子兩廟  
一歲所得不過七八千張文定公判應天府  
上言曰宋王業所基也而已火王闕伯封於  
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為宋始封此二祠者獨  
不可免乎乞以公使庫錢代其歲入  
神宗震怒批出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

天下祠廟皆得不粥又有議前代帝王陵寢  
許民請射耕墾司農可之唐之諸陵因此悉  
見芟刈昭陵喬木翦伐無遺御史中丞鄧潤  
甫言熙寧著令本禁樵采遇郊祀則勅吏致  
祭德意可謂遠矣小人培克不顧大體使其  
所得不貲猶為不可况至為淺鮮者哉願絀  
創議之人而一切如故於是未耕之地僅得  
免二者可謂前古未有一日萬幾蓋無由盡  
知之也



文與可樂府

今人但能之文與可之竹石惟東坡公稱其  
詩騷又表出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之句  
予常恨不見其全比得蜀本石室先生丹淵  
集蓋其遺文也於樂府雜詠有秦王卷衣篇  
曰咸陽秦王家宮闕明曉霞丹文映碧鏤光  
采相鈎加銅螭逐銀猊壓屋驚蟠拏洞戶鎖  
日月其中光景賒春風動珠箔鸞額金窠斜  
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閑弄玉指環輕冰

扼紅牙君王顧之笑為駐七寶車自卷金縷  
衣龍鸞蔚紛葩持以贈所愛結懽期無涯其  
語意采入騷人間域又有王昭君三絕句雲  
絕艷生殊域芳年入內庭誰知金屋寵只是  
信丹青幾歲後宮塵今朝絕國春君王重恩  
信不欲遣他人極目胡沙滿傷心漢月圓一  
生理沒恨長入四條絃令人讀之縹縹然感  
槩無已也



大儒立言著論要當使後人無復擬議乃為至當如王氏中說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議而削異端使壽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又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王氏之意直以壽之書過於漢史矣豈其然乎元經續詩書猶有存者不知能出遷固之右乎蘇子由作古史謂太史公易編年之法為本紀世家列傳後世莫能易之然其人淺近而不學踈略而輕信故因遷之舊別為古史今其書

固在果能盡矯前人之失乎指司馬子長為淺近不學貶之已甚後之學者不敢謂然

常何

唐太宗正觀五年以旱詔文武官極言得失時馬周客遊長安舍於中郎將常何之家何武人不學不知所言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怪其能以問何對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為臣具草耳上即召周與語甚曰以何為知人賜絹三百疋常何後亦不顯莫知其



所以進予案李密傳密從翟讓與張須陀戰  
率驍勇常何等二十人為遊騎遂殺須陀常  
何之名蓋見於此唐史亦采於劉仁軌行年  
河洛記也

李密詩

李密在隋大業中從楊玄感起兵被獲以計  
得脫變姓名為劉知遠教授諸生自給鬱鬱  
不得志哀吟泣下唐史所書如此劉仁軌行  
年河洛記專載密事云密往來諸賊帥之間

說以舉大討莫肯從者因作詩言志曰金風  
蕩初節玉露垂晚林此夕窮途士鬱陶傷寸  
心平野設葦合荒村葵藿深眺聽良多感徙  
倚獨沾襟沾襟何所為悵然懷古意秦洛既  
未平漢道將何冀樊噲市井屠蕭何刀筆吏  
一朝逢時會千載傳名謚寄言世上雄虛生  
真可愧諸將見詩漸敬之予意此篇正其哀  
吟中所作也

寺監主簿



自元豐官制行九寺五監各置主簿專一掌  
鉤考簿書為職它不得預紹聖初韓粹彥為  
光祿主簿自言今輒預寺事非先帝意也請  
如元豐詔書從之於玉牒修書主簿不預見  
於王定國雜錄予猶及見詔興中大府寺公  
狀文移惟卿丞繫銜後來掌故之吏昧於典  
章遂一切與丞等今百官庶府背戾官制非  
特此一事也

溫大雅兄弟名字

新唐書溫大雅字彥弘弟彥博字大臨大有  
字彥將舊史不載彥博字它皆同三溫兄弟  
也而兩人以大為名彥為字一以彥為名大  
為字宰相世系表則云彥將字大有而博雅  
與傳同讀者往往致疑歐陽公集古錄引顏  
思魯制中書舍人彥將行證表為是然則唯  
彥博異耳故或以為誤予少時因文惠公得  
歐率更所書虞恭公誌銘乃彥博也其名字  
實然後見大唐創業起居注大雅所撰其中



云煬帝遣使夜至太原溫彥將宿於城西門樓上首先見之報兄彥弘馳以啓帝帝方卧聞而驚起執彥弘手而笑据此則三溫之名皆從彥而此書首題乃云大雅奉勅撰不應於其間敢自稱字已而詳攷之高宗太子弘為武后所醜追尊為孝敬皇帝廟曰義宗列於大廟故諱其名如弘文館改為昭文弘農縣改為恒農徐弘敏改為有功韋弘機但為機李含光本姓弘易為李曲阿弘氏易為洪

則大雅之名後人追改之也顏魯公作顏勤禮碑叙顏溫二家之盛曰思魯大雅愍楚彥博遊秦彥將以雅為名亦由避諱耳錢聞詩在太學以此為策問而言歐陽作傳戾於聞見彼蓋不察宋子京之作云

冊府元龜

真宗初命儒臣編修君臣事迹後謂府臣曰昨見宴亭門中錄唐中宗宴飲常庶人等預會和詩與臣寮馬上口摘含桃事皆非禮也



已令削之又曰所編事迹蓋欲垂為典法異  
端小說咸所不取可謂盡善而編修官上言  
近代臣寮自述揚歷之事如李德裕文武兩  
朝獻替記李石開成承詔錄韓偓金鑾密計  
之類又有子孫追述先德叙家世如李繁鄴  
侯傳柳氏序訓魏公家傳之類或隱己之惡  
或攘人之善並多溢美故非信書并僭偽諸  
國各有著撰如偽吳錄孟知祥實錄之類自  
矜本國事或近誣其上件書並欲不取餘有

三十國春秋河洛記壺關錄之類多是正史  
已有秦記燕書之類出自偽邦商云小說談  
藪之類俱是談諧小事河南志邠志平郊錄  
之類多是故吏賓從述本府戎帥征伐之功  
傷於煩碎西京雜記明皇雜錄事多語怪奉  
天錄尤其是虛詞盡議采收恐成蕪穢並從之  
及書成賜名冊府元龜首尾十年皆王欽若  
提總凡一千卷其所遺弃既多故亦不能暴  
白如資治通鑑則不然以唐朝一代之叙



王世克李密事用河洛記魏鄭公諫爭用諫  
錄李絳議奏用李司空論事睢陽事用張中  
丞傳淮西事用涼公平蔡錄李泌事用鄴侯  
家傳李德裕大原澤潞回鶻事用兩朝獻替  
記大中吐蕃尚婢婢等事用林恩後史補韓  
偓鳳翔謀畫用金鑿密記平龐勛用彭門紀  
亂討裘甫用平剡錄紀畢師鐸呂用之事用  
廣陵妖亂志皆本末繁然然則雜史瑣說家  
傳豈可盡廢也

### 漢高帝祖稱豐公

前漢書高祖紀贊云劉氏自秦獲於魏秦滅  
魏遷大梁都于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  
徙也是以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  
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為豐公豐公  
蓋太上皇父案上六句皆韻語不知何人作  
此頌諸家注釋大抵闕如予自少時讀班史  
今六七十年何啻百遍用朱點句亦須十本  
初不記憶高帝之祖稱豐公比再閱之恍然



若昧平生聊表見於此舊書不厭百回讀信哉

### 樞密行香

唐世樞密使專以內待為之與他使均稱內諸司五代以來始參用士大夫遂同執政案實錄所載景德二年三月元德皇后忌中書樞密院文武百官並赴相國寺行香初樞密院言舊例國忌行香唯樞密使副依內諸司例不赴恐有虧恭恪今欲每遇大忌日與中

書門下同赴行香從之樞密使副翰林樞密直學士並赴自茲始也然則樞密之同內諸司久矣隆興以來定朝臣四參之儀自宰臣至于郎官御史皆班列殿庭拜舞惟樞密立殿上不預亦此意云

下大三八 船名三翼 大小翼一 船名一 文二

文選張景陽七命曰浮三翼戲中泚其事出越絕書李善注頗言其畧蓋戰舡也其書云闔閭見子胥問舡運之備對曰舡名大翼小



翼突胃樓舡橋舡大翼者當陵運之車小翼者當陵軍之輕車又水戰兵法內經曰大翼一艘廣一丈五尺三寸長十丈中翼一艘廣一丈三尺五寸長九丈小翼一艘廣一丈二尺長五丈六尺大抵皆巨戰舡而昔之詩人乃以為輕舟梁元帝云日華三翼舡又云三翼自相追張正見云三翼木蘭舡元微之云光陰三翼過其他亦鮮用之者

東坡誨葛延之

江陰葛延之元符間自鄉縣不遠萬里省蘇公於儋耳公留之一月葛請作文之法誨之曰儋州雖數百家之聚而州人之所須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然後為已用所為一物者錢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子經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後為已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葛拜其言而書諸紳嘗以親製龜



冠為獻公受之而贈以詩曰南海神龜三千  
歲兆叶朋從生慶喜智能周物不周身未死  
人鑽七十二誰能用尔作小冠岫嶽耳孫創  
其製今君此去寧復來欲慰相思時整視今  
集中無此詩葛常之延之三從弟也嘗見其  
親筆

周書雲之誤

今人以冬至日為書雲至用之於表啓中雖  
前輩或不細考然皆非也左氏傳僖公五年

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  
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  
也杜預注云周正月今十一月分春秋分也  
至冬夏至也啓者立春立夏閉者立秋立冬  
雲物者氣色災變也蓋四時凡八節其禮並  
同漢明帝永平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祖光武  
畢登靈臺觀雲物尤可為證而但讀左傳前  
兩三句故遂顛以指冬至云今太使局官每  
至此八日則為一狀若立春則曰風從艮位



上來春分則曰風從震位上來它皆倣此只是定本元非據實起居注隨即修入顯為文具蓋古之書雲意也

張鷟譏武后濫官

武后革命濫授人官故張鷟為諺以譏之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把推侍御史捩脫校書郎唐新舊史亦載其語但泛言之案天授二年二月以十道使所舉人石艾縣令王山輝等六十一人並授拾遺補闕懷州錄事

參軍霍獻可等二十四人並授侍御史并州錄事參軍徐昕等二十四人授著作郎內黃縣尉崔宣道等二十三人授衛佐校書凡百三十二人同日而命試官自此始也其濫如此劉子玄傳武后詔九品以上陳得失子玄言君不虛授臣不虛授今群臣無功遭遇輒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把推捩脫之諺正為此設然只是自外官便除此四職非所謂輒遷子玄之言失之矣



唐王府官猥下

唐自高宗以後諸王府官益輕惟開元二十三年皆榮王以下官爵悉拜王府官屬浸又減省僅有一傅一友一長史亦但備員至與其府王不相見寶曆中瓊王府長史裴簡求具狀言諸王府本在宣平坊多年摧毀後付莊宅使收管遂為公局每聖恩除授無處禮上王官為衆所輕府既不存官同虛設伏乞賜官宅一區乃詔賜延康坊宅予因閱九經字

樣一書開成中唐玄度所纂其官階云朝議郎知沔王友充翰林待詔沔王名恂憲宗之子而以書吏為友其餘可知案文武宣昭四宗皆自藩王登大位剛明果斷為史所稱蓋出於天性然非資於師友成就也

御史風聞

御史許風聞論事相承有此言而不究所從來以予考之蓋自晉宋以下如此齊沈約為御史中丞奏彈王源曰風聞東海王源蘇冕



會要云故事御史臺無受詞訟之例有詞狀在門御史採狀有可彈者即略其姓名皆云風聞訪知其後疾惡公方者少遞相推倚通狀人頗壅滯開元十四年始定受事御史人知一日劾狀遂題告事人名乖自古風聞之義然則向之所行今日之短卷是也二字本見尉佗傳

唐御史遷轉定限

唐元和中御史中丞王播奏監察御史舊例

在任二十五月轉準具員不加今請仍舊其殿中侍御史舊十二月轉具員加至十八月今請減至十五日侍御史舊十月轉加至十三月今請減至十二月從之案唐世臺官雖職在抨彈然進退從違皆出宰相不若今之雄緊觀其遷叙定限可知矣  
國朝未改官制之前任監察滿四年而轉殿中又四年轉侍御又四年解臺職始轉司封員外郎元豐五年以後陞沉迥別矣



容齋四筆卷第十一

容齋四筆卷第十二 十三則

小學不講

古人八歲入小學教之六書周官保氏之職實掌斯事厥後浸廢蕭何著法太史試學童諷書九千字乃得為吏以六體試之吏人上書字或不正輒有舉劾劉子正父子校中祕書自史籀以十凡十家序為小學次於六藝之末許叔重收集篆籀古文諸家之學就隸為訓注謂之說文蔡伯喈以經義分散傳記



交亂訛偽相蒙乃請刊定五經備體劾石立  
于太學門外謂之石經後有呂忱又集說文  
之所漏略著字林五篇以補之唐制國子監  
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舉其文  
義歲登下之而考功禮部課試貢舉許以所  
習為通人苟趨便不求當否大曆十年司業  
張參纂成五經文字以類相從至開成中翰  
林待詔唐玄度又加九經字樣補參之所不  
載晉開運末祭酒田敏合二者為一編並以

考正俗體訛謬今之世不復詳考雖士大夫  
作字亦不能悉如古法矣韓子曰凡為文辭  
宜略識字又云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安  
有不識字而能書蓋所謂識字者如上所云  
也予采張氏田氏之書擇今人所共昧謾載  
於此以訓子孫本字從水一在其下今為犬者  
非休字象人息於木陰加點者非美从羊从大  
今从犬从火者非勗字古者以車戰故軍从车  
下車後相承作軍義無所取看字从手凡視物



不審則以手遮目者之作者者非揚州取輕  
揚之義从木者非梁从水作梁者非乾有干  
虔二音為字一體今俗分別作乾字音虔而  
乾音干者非尊从首下寸作尊者非奠从首  
从丩作奠者非夷从弓从大作夷者訛者从旨  
作老下目者訛漆泰黍黎下並从水相承省作  
小今从小从小者訛决冲况凉盜並从水作之者  
訛饑飢二字上穀不熟下餓也今多誤用至  
於果芻韭之加草岡加山攜之作携鉏作鋤

惡作惡霸作霸筍作笋頤作髭頰加髟或从水  
祕从禾簡作簡實从尔趨从多衡合从角从大  
而从魚啓从又及弋肇从文徹从去鹿麤作麤蟲  
作虫墮許規反俗作隳又以為惰幡作幡恠為  
恠關為關炙从夕間从日功从力茲合从二玄  
而作茲升作升輩从北姤从戶姦為姦毒蘇从毒  
各作去冤上加點隣作隣牟从干五作平元从  
點古从干蓋作蓋京作京皎从日次从二鼓  
从皮潛潛僭从替出作二山覺从與游於以



方為才阜為皂曷為曷匹為足收作収叙作  
叙卧从臣从人而以人為卜改从戊巳之巳  
而以為巳凡作凡允作允館作館覽作覽祭  
合从月从又而作祭瞻作瞻縹从衣淫从正  
徧作徧徼作徼漾作漾琴瑟之弦从系輕作  
輕如是者皆非也

主臣

漢文帝問陳平次獄錢穀平謝曰主臣史記  
漢書皆同張宴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文穎

曰惶恐之辭猶今言死罪也晉灼曰主繫也  
臣服也言其繫服惶恐之辭馬融龍虎賦曰  
勇怯見之莫不主臣正用此意文選載梁任  
昉奏彈曹景宗先叙其罪然後繼之曰景宗  
即主臣仍繼之曰謹案某官臣景宗又彈劉  
整亦曰整即主臣齊沈約彈王源文亦然李  
善捨史漢所書而引王隱晉書庾純自劾以  
謂然以主為句則臣當下讀殊為非是不知  
所謂某人即主有何義哉



景華御苑

崔德符坐元符上書邪黨困於崇寧後監洛南稻田務嘗送客於會節園是時冬暮梅花已開明年春監修大內闈官容佐取以為景華御苑德符不知也至春脫復騎瘦馬與老兵游園內坐梅下賦詩其詞曰去年白玉花結子深枝間小憇藉清影低顰啄微酸故人不可見春事今已闌繞樹尋履跡空餘土花班次日佐入園見地上馬糞知為德符是時

府官事佐如不及而德符未嘗謁之佐即具奏劾以擅入御苑作踐有旨勒停家素貧傳食於諸賢之舍久乃歸陽翟德符沒於靖康官卑不應立傳予詳考本末為特書之頗憶此段事擬載於傳中以悼君子之不幸且知馬永卿懶真錄中有之而求不可得漫紀于此

州陞府而不為鎮

州郡之名莫重於府雖節鎮不及焉固未有



稱府而不為節度者比年以來陞蜀州為崇慶府劔州為隆慶州恭州為重慶府嘉州為嘉定府秀州為嘉興府英州為英德府蜀劔既有崇慶普安軍之額而恭嘉以下徇未然故幕職官仍云某府軍事判官推官大與府不相稱皆有司之失也信陽軍一小壘而耳司戶參軍銜內帶兼節推尤為可笑頃在中都時每為天官主者言之云亦不必白朝廷只本案檢舉改正申知足矣乃曰久例如此

竟相承到今文安公嘗為左選侍郎是時未知此也

漢唐三君知子

英明之君見其子有材者必愛而稱之漢高祖謂趙王如意類已欲以易孝惠以大臣諫而止宣帝以淮陽王欽壯大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數嘆嗟曰真我子也常有意欲立為嗣而用太子起於微細且蚤失母故弗忍唐太宗以吳王恪英果類我欲以代雉奴其後



如意為呂母所戕恪為長孫無忌所害欽陷  
張博之事殆於不免此三王行事無由表見  
然孝惠之仁弱幾遭呂氏之覆宗孝元之優  
柔不斷權移於閹寺漢業遂衰高宗之庸懦  
受制凶后為李氏禍尤慘其不能繼述固已  
灼然高祖宣帝太宗蓋本三子之材而言之  
非專指其容貌也可謂之子矣彼明崇儼謂  
英王哲即中宗也貌類太宗張說謂太宗畫像雅  
類忠王即肅宗也此惟取其形似也若以材言之

中宗之視太宗天壤相隔矣漢成帝所幸妾  
曹宮產子曰我見額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  
使其真是孝元亦何足道而况於嬰孩之狀  
邪

### 當官營繕

元豐元年范純粹自中書檢正官謫知徐州  
滕縣一新公堂吏舍凡百一十有六間而寢  
室未治非嫌於奉已也曰吾力有所未暇而  
已是時新法正行御史大夫如東濕雖任二



千石之重而一錢粒粟不敢輒用否則必著  
丹書東坡公歎其然適為徐守故為作記其  
略曰至於宮室蓋有所從受而傳之無窮非  
獨以自養也今日不治後日之費必倍而比  
年以年所在務為儉陋尤諱土木營造之功  
歆不腐壞轉以相付不敢擅易一椽此何義  
也是記之出新進趨時之士媚疾以惡之恭  
覽

國史開寶二年二月詔曰一日必葺昔賢之

能事如聞諸道藩鎮郡邑公宇及倉庫凡有  
隳壞弗即繕脩因循歲時以至頽毀及僞工  
充役則倍增勞費自今節度觀察防禦團練  
使刺史知州通判等罷任其治所廨舍有無  
隳壞及所增修著以為籍迭相符授幕職州  
縣官受代則對書於考課之曆損壞不全者  
殿一選修葺建置而不煩民者加一選

太宗創業方十年而聖意下逮克勤小物一  
至於此後之當官者小復畱意以興仆植僵



為務則暗於事體不好稱人之善者往往翻指為妄作名色盜隱官錢至於使之束手諱避忽傾視漏逮於不可柰何而後已殊不思貪墨之吏欲為姦者無施不可何必假於營造一節乎

### 治歷明時

易革之象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魏晉而降凡及禪代者必摅以為說案漢轅固與黃生爭論湯武於景帝

前但評受命之是非不引易為證卦之象曰君子以治歷明時其義了不相涉偃孫頗番意歷學云按唐一行大衍曆日度議曰顓帝歷上元甲寅正月甲寅晨初合朔立春七曜皆直良維之首湯作殷歷更以十一月合朔冬至為上元周人因之此謂治歷也至於三統之建夏以寅為歲首得人統殷以丑為得地統周武王改從子為得天統此謂明時也其革命之說劉歆作三統歷及譜引革象湯



武革命又曰治歷明時所以和人道也如是而已其前又引逸書曰先其革命顏師古曰言王者統業先立筭數以命百事也推此而伸之所云革命蓋謂是耳非論其取天下也况大衍之用四十有九一行以之起歷而革卦之序在周易正當四十九然則專為歷甚明考其上局九極顯白然諸儒贊易皆不及此王弼亦無一言

### 仕官捷疾

唐傳遊藝以期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官言其速也

國朝惟綠緋紫三等而紫袍者除武臣外文官之制其別有六庶僚黑角帶佩金魚未至侍從而特賜帶者為荔枝五子不佩魚中書舍人諫議待制權侍郎紅鞞黑犀帶佩魚權尚書御史中丞資政端明殿閣學士直學士正侍郎給事中金御仙花帶不佩魚謂之橫



金翰林學士以上正尚書御仙帶佩玉謂之重金執政官宰相方團毬文帶俗謂之笏頭者是也其叙如此若孟進躡頭者則不然紹興中宋樸自侍御史遷中丞施鉅自中書檢正鄭仲熊自右正言並遷權侍郎三人皆受告日易服以正謝日拜執政樸鉅以緋仲熊以綠服紫之次日而賜毬文帶蓋侍從以下俟正謝乃易帶而執政命才下即遣中使齎賜遂服之而赴都堂供職可謂捷疾矣若李

綱則又異於是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自太常少卿除兵部侍郎未謝間靖康元年正月四日胡騎將至京城綱以邊事求見宰執奏事未退綱語知閣門事朱孝莊曰有急切公事欲與宰執廷辯孝莊曰舊例未有宰執未退而從官求對者綱曰此何時而用例邪孝莊則具奏詔引綱立於執政之末時宰執議欲奉鑾輿出狩襄鄧綱請固守上曰誰可將者綱曰願以死報第人微官卑恐不足



以鎮服士卒白時中乞以為禮部尚書綱曰亦知是侍從即命除尚書右丞綱曰臣未正謝猶衣綠非所以示中外即面賜袍帶并笏綱服之以謝且言方時艱難臣不敢辭此為不經緋紫而極其服章未之有也

詞臣益輕

治平以前謂翰林學士及知制誥為兩制自翰林罷補外者得端明殿學士謂之換識熙寧之後乃始為龍圖紹興以來愈不及矣脩

起居注者序遷知制誥其次及辭不為者乃為待制趙康靖馮文簡曾魯公司馬公呂正獻公是也學士闕則次補或為宰相所不樂者猶得侍讀學士劉原甫是也在職未久而外除者為樞密直學士韓魏公是也亦為龍圖直學士歐陽公是也後來褒擢者僅得待制王時亨是也餘以善去者集英脩撰而止耳

夏英公好處



夏英公既失時譽且以慶曆聖德頌之故不正之名愈彰然固自有好處夏羗之叛英公為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韓魏公副之賊犯山外韓公令大將任福自懷遠城趨得勝寨出賊後如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約苟違節度雖有功亦斬福竟為賊誘沒于好水川朝論歸咎於韓英公使人收散兵得韓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韓故但奪一官英公此事賢矣而後來士大

夫未必知也予是以表出之

祖宗用人

祖宗用人進退遲速不執一端苟其材可任則超資越級曾不少靳非拘拘於愛惜名器也宋琪自負外郎以正月擢拜諫議大夫三月參知政事

太宗將用李昉時昉官工部尚書七月特遷琪刑書遂並命為相而其居昉上自外郎歲中至此石熙載以太平興國四年正月自右



補闕奉朝郎為兵部員外郎諡朝樞密直學士

才七日簽書院事四月拜給事中今通議大夫為

副樞十月遷刑部侍郎諡正六年遷戶部尚

書金銀青光祿為使八年罷為右僕射諡特從初

至此五歲用今時階秩言之乃是朝奉郎而

為特進也當日職名唯有密直多從庶僚得

之旋即大用張齊賢王沔皆自補闕直史館

遷郎中充學士越半歲並遷諫議簽樞溫仲

舒寇準皆自正言諡承郎直館遷郎中充職二

年並為樞密副使向敏中自工部郎中以本

官充職越三月同知密院錢若水自同州擢

入直史館踰年擢知制誥二年除翰林學士

遂以諫議同知密縣首尾五年

### 至道九老

李文正公昉罷相後只居京師以司空致仕

至道元年年七十一矣思白樂天洛中九老

之會適交游中有此數曰太子中允張好問

年八十五太常少卿李運年八十故相吏部



尚書宋琪廬州節度副使武允成皆七十九  
吳僧贊寧年七十八郢州刺史魏丕年七十  
六左諫議大夫楊徽之年七十五水部郎中  
朱昂與昉皆七十一欲繼其事為宴集會蜀  
寇起而罷其中兩宰相乃著一僧唐世及元  
豐耆英所無也次年李公即世此事竟不成  
耆老康寧相與燕嬉於升平之世而雅懷弗  
遂造物豈亦吝此耶

李文正兩罷相

宰相拜罷恩典重輕詞臣受旨者得以高下  
其手李正公昉太平興國八年以工部尚書  
為集賢史館相端拱元年為布衣翟馬周所  
訟

太宗召學士賈黃中草制罷為右僕射令詔  
書切責黃中言僕射百僚師長今自工書拜  
乃為殊遷非黜責之義若以均勞逸為辭斯為  
得體上然之其詞畧云端揆崇資非賢不授  
昉素高問望久展謨猷謙和秉君子之風



純懿擅吉人之美輟從三事摠彼六卿用資  
鎮俗之清規式表尊賢之茂典其美如此淳  
化二年復歸舊廳四年又罷優加左僕射學  
士張洎言近者霖霖百餘日昉職在燮和陰  
陽不能決意引退僕射之重右減於左位望  
不侔因而授之何以示勸上批洎奏尾止令  
罷守本官洎遂草制峻詆腦詩云燮和陰陽  
輔相天地此宰相之任也苟或依違在位啓  
沃無聞雖居廊廟之崇莫著彌綸之効宜敷

朝旨用罷鼎司昉自處機衡曾無規畫擁化  
源而滋久孤物望以何深俾長中臺尚為優  
渥可依前尚書右僕射罷知政事曆考前後  
制麻只言可某官其云罷知政事者洎創增  
之也

國史昉傳云昉厚善洎及昉罷洎草制乃如  
此紹興二十九年沈該罷制學士周麟之於  
結句後添入可罷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蓋  
用此云



容齋四筆卷第十二

容齋四筆卷第十三 二十四則

科舉之弊不可革

法禁益煩姦偽滋熾唯科場最然其尤者莫如銓試代筆有禁也禁之愈急則代之者獲賂謝愈多其不幸而敗者百無一二正使得之元未嘗致法吏部長貳簾試之制非不善也而文具兒戲抑又甚焉議論奉公之臣朝夕建明然此風如决流偃草未嘗少革以或謂失於任法而不任人之故殊不思所任之



人渠肯一意向方見惡輒取於事無益而禍  
謗先集于厥身矣開寶中太子賓客邊光範  
掌選太廟齋郎李宗訥赴吏部銓光範見其  
年少意未能屬辭語之曰苟援筆成六韻雖  
不試書判可入等矣宗訥曰非唯學詩亦嘗  
畱心詞賦即試詩賦二首數刻而就甚嘉賓  
之翌日擬祕書省正字今之世寧復有是哉

宰執子弟廷試

太宗朝呂文穆公蒙正之弟蒙亨舉進士禮  
部高等薦名既廷試與李文正公昉之子宗  
諤並以父兄在中書罷之

國史許仲宣傳云仲宣子待問雍熙二年舉  
進士與李宗諤呂蒙亨王扶並預廷試宗諤  
即宰相昉之子蒙亨參知政事蒙正之弟扶  
鹽鐵使明之子

上曰斯並勢家與孤寒競進縱以藝外人亦  
謂朕有斯也皆下第正此事也仲宣時為度



支使

仁宗朝韓忠憲公億為參知政事子維以進士奏名禮部不肯試大廷受蔭入官唐質肅公介參政子議問鎖廳試禮部用舉者召試祕閣介引嫌罷之舊制嚴於宰執子弟如此與夫秦益公柄國而子熺孫墳皆於省殿試輒冠多士者異矣

國初救弊

國朝削併僭偽救民水火之中然亦有因仍

舊弊未暇更張者故須賴於賢士大夫昌言之江左初平

太宗選張齊賢為江南西路轉運使諭以民間不便事令一一條奏先是諸州罪人多固送闕下緣路非理而死者常十五六齊賢至蘄州見南劔州吏送罪人者索得州帖視之二人皆逢販私鹽者為荷鹽籠得鹽二斤又六人皆嘗見販鹽而不告者並黥決傳送而五人已死于路江州司理院自正月至二月



經過寄禁罪人計三百二十四人建州民二人本田家客戶嘗於主家塘內以錐刺得魚一斤半並杖脊黥面送闕下齊賢上言乞俟至京擇官慮問如頭有負屈者本州官吏量加懲罰自今只令發遣正身及虔州送三囚嘗市得牛肉并家屬十二人悉詣闕而殺牛賊不獲齊賢憫之即遣其妻子還自是江南送罪人者減大半是皆相循習所致也一賢改為其利民如此齊賢以太平興國二年方

登科六年為使者八年還朝由密學拜執政可謂迅用也

### 房玄齡名字

舊唐書目錄書房元齡而本傳云房喬字玄齡新唐書列傳房玄齡字喬而宰相世系表玄齡字喬松三者不同趙明誠金石錄得其神道碑褚遂書良名字與新史傳同予記先公自燕還有房碑一冊于志寧撰乃玄齡字喬松本



欽宗在東宮時所藏其後猶有一印曰伯志西齋今亦不存矣

二朱詩詞

朱載上舒州桐城縣人為黃州教授有詩云官閑無一事胡蝶飛上階東坡公見之稱賞再三遂為知己中書舍人新仲翌其次子也有家學十八歲時戲作小詞所謂流水冷冷斷橋斜路梅枝亞者朱希真見而書諸扇今人遂以為希真所作又有摺疊扇詞云宮紗蜂

趕梅寶扇鸞開翅數摺聚清風一捻生秋意搖搖雲母輕裊裊瓊枝細莫解玉連環怕作飛花墜公親書藁固存亦因張安國書扇而載於于湖集中其詠五月菊詞云玉臺金盞對炎光全似去也香有意莊嚴端午不應忘却重陽菖蒲九節金英滿把同泛瑤觴舊日東籬陶令北窓正傲羲皇淵明於五六月高卧北窓之下清颯風至自謂羲皇上用人此事於五月菊詩家嘆其精切云



金剛經四句偈

今世所行金剛經用姚秦鳩摩羅什所譯其四句偈曰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宗如是觀又曰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予博觀它本頗有不同元魏天竺三藏菩提流支譯云一切有為法如星醫燈幻露泡夢電雲應作如是觀而不能見如來之下更有四句云彼如來妙體即法身諸佛法體不可見彼識不能

知陳天竺三藏真諦譯云如如不動恒有正說應觀有違法如暗醫燈幻露泡夢電雲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應得見我由法應見佛調銜法為身此法非識境法如深難見唐三藏玄奘譯云諸和合所為如星醫燈幻露泡夢電雲應作如是觀諸以色見我以音聲尋我彼王復邪斷不能當見我應觀佛法性即道師法身法性非所識故彼不能了唐沙門義淨譯前四句與魏菩提



本同而後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起邪觀不能當見我後四句與玄裝本同予案今人稱六如東坡以名堂者謂夢幻泡影露電也而此四譯乃知有九如大般若經第八會世尊頌第九會能斷金剛分二頌亦與玄梵所譯同

四蓮華之名

唵鉢摩華青蓮華也鉢時摩華亦云須頭摩赤蓮華也拘母陀華亦云俱物頭亦云俱牟

陀紅蓮也奔荼利華亦云芬陀利白蓮也堵羅綿柳絮之類即兜羅綿也

黑法白法

安立黑法感黑異熟所謂地獄傍生鬼介安立白法感白異熟所謂人天安立黑白法感黑白異熟所謂一分傍生鬼介及一分人安立非黑非白法感非黑非白異熟所謂預番果或一來果或不還果

多心經偈



多心經偈曰揭帝揭帝波羅揭帝波羅僧揭  
諦菩提薩摩呵又有大明呪經鳩羅什所譯  
曰竭帝竭帝波羅竭帝波羅僧竭帝菩提僧  
莎呵

### 天宮寶樹

行行相值莖莖相望枝枝相准葉葉相向華  
華相頌實實相當此無量壽經所言天宮寶  
樹非塵世所有也

### 白分黑分

月盈至滿謂之白分月虧至晦謂之黑分白  
前黑後合為一月又曰日隨月後行至十五  
日覆月都盡是名黑半日在月前行至十五  
日具足圓滿是名白半

### 月雙閏雙

十五夜為半月兩半月為一月三月為一時  
兩時為一行兩行為一季二年半為一雙此  
由閏故以閏月兼本月此謂月雙非閏雙也  
以五年再閏為閏雙



踰繕那一由旬

數量之稱謂踰繕那四十里也毗曇論四肘為一弓五百弓為一拘盧舍八拘盧舍為一由旬一弓長八尺五百弓長四百丈一拘盧舍有二里十六里為一由旬

七極微塵

七極微塵成一阿耨池上塵七阿耨塵為銅上塵七銅上塵為水上塵七水上塵為兔毫上塵七兔毫上塵為一羊毛上塵七羊毛上

塵為一牛毛上塵七牛毛上塵成一嚮遊塵七嚮遊塵成一蟣七蟣成一虱七虱成一橫麥七橫麥為一指二十四指為一肘四肘為一弓

宰相贈本生父母官

封贈先世自晉宋以來有之迨唐始備然率不過一代其恩延及祖廟者絕鮮亦未嘗至極品郭汾陽二十四考中書令而其戶贈止太保權德輿位宰相其祖贈止郎中唐末五



季宰輔貴臣始追榮三代

國朝因之李文正公昉本工部郎中超之子  
出繼從叔沼昉再入相表其事求贈所生父  
祖官封詔贈祖温太子太保祖母權氏莒國  
大夫人父超太子太師母謝氏鄭國太夫人  
可謂異數後不聞繼之者

執政贈三代不同

文臣封贈三代自初除執政外凡轉廳皆不  
再該唯知樞密院及拜相乃復得之然舊法

又不如是歐陽公作程文簡公琳父神道碑  
歷叙恩典曰琳參知政事贈為太子少師在  
政事遷左丞係轉又贈太子太師罷為資政  
殿學士又贈太師中書令為宣徽北院使又  
贈兼尚書令則是轉官與罷政亦褒贈而自  
官師得太師中令更為超越它或不然

唐孫處約事

新唐書來濟傳云初濟與高智周郝處俊孫  
處約客宣城石仲覽家仲覽衍於財有器識



待四人甚厚私相與言志處俊曰願宰天下  
濟及志周亦然處約曰宰相或不可冀願為  
通事舍人足矣後齊領吏部處約始以瀛州  
書佐入調濟遽注曰如志遂以為通事舍人  
後皆至公輔高智周傳云智周如與郝處俊  
來濟孫處約共依江都石仲覽仲覽傾產結  
四人驩因請各語所其處俊曰丈夫惟無仕  
仕至宰相乃可智周濟如之處約曰得為舍  
人在殿中周旋吐納可也後濟居吏部處約

以瀛州參軍入調濟曰如志擬通事舍人畢  
降階勞問平生案兩傳相去才一卷不應重  
復如此可謂冗長本出韓琬所撰御史臺記  
而所載自不實處約傳正觀中為齊王祐記  
室祐多過失數上書切諫王誅太宗得其書  
擢中書舍人是歲十七年癸卯來濟次年亦  
為中書舍人永徽三年拜相六年檢校吏部  
尚書是歲丁巳去癸卯首尾十五歲若如兩  
傳所書大為不合韓琬之說誠謬更氏又失



於不考仲覽鄉里一以為宣城一以為江都  
豈宣城人而家於廣陵也

夏候勝京房兩傳

漢書儒林傳欲詳記經學師承故序列唯謹  
然夏候勝京房又自有傳儒林云勝其先夏  
候都尉以尚書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  
事同郡簡卿兄子建建有事歐陽高而本傳  
又云從始昌受尚書後事簡卿又從歐陽氏  
從子建師事勝及歐陽高儒林言房受易

梁人集延壽以明災異得幸為石頭所譖誅  
凡百餘字而本傳又云治易事梁人焦延壽  
其說長於災變房用之尤精為石頭告非謗  
政治誅此兩者近於重複也若其它張禹彭  
宣王駿倪寡龔勝鮑宣周堪孔光李尋常賢  
玄成薛廣德師丹王吉蔡誼董仲舒眭孟貢  
禹䟽廣馬宮翟方進諸人但志姓名及所師  
耳

漢人坐語言獲罪



漢昭帝時有大石自立僵柳復起眭孟上書  
言有從疋夫為天子宜求索賢人禮以帝位  
而退自封百里霍光惡之論以祆言惑衆伏  
誅案孟之妄發其死宜矣宣帝信任官官蓋  
寬饒奏封事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  
以傳子官以傳賢執金吾議以指意欲求禪  
亦坐死考其所引亦不為無罪楊惲之報孫  
會宗書初無甚怨怒之語其詩曰田彼南山  
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箕張晏釋以為

言朝廷荒亂百官諂諛可謂穿鑿而廷尉當  
以大逆無道刑及妻子予熟味其詞獨有所  
謂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蓋宣帝  
惡其君喪送終之喻耳莊助論汲黯輔少主  
守成武帝不怒實係於一時禍福云賈誼劉  
向談說痛切無忌諱文成二帝未嘗問焉隨  
筆紀之矣

### 樞密書史

景德四年命宰臣王旦監修兩朝正史知樞



密院王欽若陳堯叟參知政事趙安仁並修國史後來執政入樞府皆不得提舉修書非故事也

知州轉運使為通判

今世士大夫既貴不可復賤淳化中北戎入寇以殿前都虞候曹璨知定州時趙安易官宗政少卿已知州遂就徙通判同時有羅延吉者既知彭祁絳三州而除通判黃州滕中正知興元府而通判河南袁郭知楚鄆二州

會秦王廷美遷置房州詔崇儀副使閻彥進知州而以郭通判州事范正辭既知戎淄二州而通判棣深又陳若拙歷知單州殿中侍御史西川轉運使詔歸會李至守洛都表為通判久之崇禹錫鎮涇州復表為通判連下遷而皆非貶降近不伏有矣

范正辭治饒州

范正辭太平興國中以饒州多治訟選知州事至則宿繫皆決遣之胥吏坐淹獄停職者



六十三人會詔令科州兵送京有王興者懷  
土憚行以刃故傷其足正辭斬之興妻上訴  
太宗召見正辭庭辯其事正辭曰東南諸郡  
饒實繁盛人心易動興敢扇搖苟失控馭則  
臣無待罪之地矣

上壯其敢斷特遷官充江南轉運副使饒州  
民甘紹者為郡盜所掠州捕繫十四人獄具  
將死正辭案部至引問之囚皆泣下察其非  
實命徙他所訊既而民有告盜所在者正辭

潜召監軍掩捕之盜覺遁去正辭即單騎  
出郭二十里追及之賊控弦持稍來逼正辭  
大呼以鞭擊之中賊雙目仆之餘賊渡江散  
走被傷者尚有餘息旁得所弃賊按其姦狀  
伏法十四人皆得釋此吾鄉里事而郡人多  
不聞之

榮王藏書

濮王懿王之子宗綽蓄書七萬卷如與  
英宗偕學于邸每得異書必轉以相付宗綽



家本有岳陽記者皆所賜也此  
國史本傳所載宣和中其子淮安郡王仲縻  
進目錄三卷忠宣公在燕得其中秩云除監  
本外寫本寫本書籍計二萬二千八百三十  
六卷觀一秩之目如是所謂七萬卷者為不  
誣矣三館祕府所未有也盛哉

秦杜八六子

秦少游八六子詞云片片飛花弄晚濛濛殘  
雨籠晴正銷凝黃鸝又啼數聲語句清峭為

名流推激予家舊有建本蘭畹曲集載杜牧  
之一詞但記其末句云正銷魂梧桐又移翠  
陰秦公蓋効之似差不及也



容齋四筆卷第十三

容齋四筆卷第十四 十四則

祖宗親小事

太宗朝呂端自諫議大夫開封判官左遷位  
尉少卿時群官有負宿譴者率寘散秩會置  
考課院每引對多泣涕以不免飢寒為請至  
端即前奏曰臣罪大而幸深苟得潁州副使  
臣之願也

上曰朕自知卿無何復舊官踰月拜參知政  
事上畱意金穀之務一日盡召三司吏李溥



等對於崇政殿詢以計司利害溥等願給筆札於是二十七人共上七十一事詔以四十四事付有司奉行十九事下鹽鐵使陳恕等議其可否遣知雜御史監議賜溥等白金緡錢悉補侍禁殿直領其職謂宰相曰溥等條奏事亦頗有所長朕嘗語恕等若文章稽古此輩固不可望卿錢穀利病彼自幼至長寢處其中必周知根本卿但假以顏色引令剖陳必有所益恕不肯降意詢問旋以職事曠

廢上召而責之始頓首謝王賓以供奉官充亳州監軍妻甚妬悍時監軍不許挈家至任訖妻擅至亳州賓具以白

上上召見其妻詰責俾衛士交卒之杖一百配為忠靖卒妻一夕死陳州民張矩殺里中王裕家兩人知州田錫未嘗慮問又詣闕訴寃遣二朝士鞠之皆云非矩所殺裕家寃甚其子福應募為軍因見得曰臣非欲隸軍蓋家寃求訴耳



太宗怒付御史府治之寘矩于法二朝士皆  
坐貶錫洎通判郭渭謫為海郢州團練副使  
饒州卒妻訴理夫死至召知州范正辭庭辯  
且夫引見散秩庶僚而容其各各有請三司  
胥吏而引對正殿命以官爵聽其所陳一州  
都監而得自上奏至召其妻責辱之一卒應  
募而得入見遂伸家寃為貶責吏萬幾如是  
安得不理今之言典故者蓋未能尽耳

王居正封駁

紹興五六年間王居正為給事中時正繼先  
方以醫進中旨以其壻添監浙江稅務錄黃  
過門下居正封還

高宗批三省將上及二相進呈聖訓云卿等  
亦嘗用醫者否對曰皆用之曰所酬如何曰  
或與酒或與錢或與縑帛隨大小効驗以答  
其勞

上曰然則朕宮中用醫反不得酬謝邪文字  
未欲再付出可以喻居正使之書讀丞相退



即語居正曰聖意如此是非亦甚小給事不必固執居正唯唯遂請對

上語如前而玉色頗厲居正對曰臣庶之家待此輩與朝廷有異異功隨力各致陳謝之禮若朝廷則不然繼先之徒以技術庸流享官榮受祿俸果為何事哉一或失職重則有刑輕則斥逐使其應奉有効僅能塞責而已想金帛之賜固自不少至於無故增創員闕誠為未善臣不願陛下輒起此門

上悟曰卿言是也即日下其奏前降旨揮更不施行居正之直諒有守

高宗之所言納諫史錄中恐不備載故敬書之邁項聞之於張九成

### 王元之論官冗

省官之說昔人論之多矣唯王元之兩疏最為切當其一云臣舊知蘇州長洲縣自錢氏納土以來朝廷命官七年無縣尉使主簿兼領之未嘗闕事三年增置尉未嘗立一功以



臣詳之天下太率如是誠能省官三千員減俸數千萬以供邊備寬民賦亦大利也其二云開寶中設官致少臣占籍濟上未及第時止有刺史一人李謙溥是也司戶一人孫賁是也近及一年朝廷別不除吏自後有團練推官一人畢士安是也太平興國中臣及第歸鄉有刺史通判副使判官推官監軍監酒榷稅筭又增四員曹官之外更益司理問其租稅減於曩日也問其人民逃於昔時也一

州既爾天下可知冗兵耗于上冗吏耗于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觀此二說以今言之何止於可為長太息哉

梁狀元八十二歲

陳正敏遜齋閑覽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啓云白首窮經以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祕書監卒年九十餘此語既著士大夫亦以為口實予以



國史考之梁公字太素雍熙二年廷試甲科  
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年  
四十二子固亦進士甲科至直史館卒年三  
十三史臣謂梁方當委遇中途夭謝又云梁  
之秀穎中道而摧明白如此遯齋之妄不待  
攻也

太宗恤民

曾致堯為兩浙轉運使嘗上言去歲所部秋  
租惟湖州一郡督納及其而蘇常潤三州悉

有逋負請各按賞罰

太宗以江淮頻年水災蘇常特甚致堯所言  
刻薄不可行因詔戒之使倍加安撫勿得騷擾  
是事必已編入

三朝寶訓中此

國史本傳所載也

潘游洪沈

紹興十三年勅令所進書刪定官五員皆自  
選人改秩潘良能季成游操存誠沈介德和



伯兄景伯皆拜祕書省正字張表臣正民以  
無出身除司農丞四正字同日赴館供職少  
監秦伯陽於會食之次謂坐客言一旦增四  
同舍而姓皆從水傍燻有一句願諸軍為對  
之以成三館異日佳話即云潘游洪沈泛瀛  
洲坐客合詞賞歎竟無能有對者予因記筆  
談所載元厚之絳少時曾夢人告之曰異日  
當為翰林學士須兄弟數人同在禁林厚之  
自思素無兄弟疑為不然及熙寧中除學士

同時相先後入院者韓維持國陳繹和叔鄧  
綰文約楊繪元素名皆從系始悟兄弟之說  
欲用絳繹繪維綰綸縵為對然未暇考之史  
錄歲月果同否也

舞鷗游蜻

戰國時諸子百家之書所載絕有同者列子  
黃帝篇云海上之人有好漚音鷗鳥者每日  
之海上從鷗鳥游漚鳥之至者百數而不止  
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



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呂覽精喻篇  
云海上入有好蜻也蜻蜓者每朝居海上從蜻  
游蜻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前後左右盡蜻也  
終日玩之而不去其父告之曰聞蜻皆從汝  
居取而來吾將玩之明日之海上蜻無至者  
矣此二說如出一手也

郎中用資序

國朝官制既行除用職字官不問資序高下  
但隨階品而加行守試以賦祿郎中負外郎

亦自為兩等頗因履歷而授之後來相承必  
欲已關陞知州資序者為郎中於是拜負外  
郎者具改官後實歷歲月申吏部不以若干  
任但通理細滿八考則陞知州乃正作郎中  
別命詞給告頃嘗有旨初除郎官者雖資歷  
已高且為負外侯吏部再申然後陞作郎中  
近歲掌故失之故李大性自浙東提刑除吏  
部時佐自大理正除刑部徐閱自太府丞除  
都官岳震自將作少監除度支其告內即云



郎中與元旨揮戾矣

臺諫分職

臺諫不相見已書於續筆中其分職不同各自有故實元豐中趙彥若為諫議大夫論大臣不以道德承聖化而專任小數與群有司校計短長失具瞻體因言門下侍郎章子厚左丞王安禮不宜處位

神宗以彥若侵御史論事左轉祕書監蓋許其論議而責其彈擊為非也元祐初孫覺為

諫議大夫是時諫官御史論事有分限毋得越職覺請申唐六典及天禧詔書凡法令造事之未便皆得奏陳然

國史所載御史掌糾察官邪肅正綱紀陳官掌規諫諷諭凡朝政闕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失當皆得見正則蓋許之矣唐人朝制大率重諫官而簿御史中丞溫造道遇左補闕李虞恚不避捕從者笞辱左拾遺舒元褒等見言故事供奉官惟宰



相外無屈避造弃蔑典禮辱天子侍臣遺補  
雖卑侍臣也中丞雖法吏也侍臣見陵法吏  
自恣請得論罪乃詔臺官供奉官共道路聽  
先後行相值則揖然則居此二雄職者在唐  
日了不相謀云

### 正元朝士

劉禹錫聽舊宮人穆氏唱歌一詩云曾陪織  
女度天河記得雲間第一歌休唱正元供奉  
曲當時朝士已無多劉在正元任郎官御史

後二紀方再入朝故有是語汪藻始採用之  
其宣州謝上表云新建武之官儀不圖重見  
數正元之朝士今已無多汪在宣和間為館  
職符寶郎是時紹興十三年中其用事可  
謂精切邁嘗四用之謝侍講修史表云下建  
武之詔書正爾恢張於治具數正元之朝士  
獨憐留落之孤蹤以

德壽慶典曾任兩省官者遷秩蒙轉通奉大  
夫謝表云供奉當時敢齒正元之朝士頌歌



大業願賡至德之中興克  
永思陵橋道頓遞使轉宣奉大夫謝表云武  
德文階愧三品維新之澤正元朝士動一時  
既往之悲

主上即位明堂禮成謝加恩云考皇祐明堂  
之故操以舉行念正元朝士之存今其餘幾  
亦各隨事引用近者單夔以知紹興府進華  
文閣直學士謝表云數甘泉法從之舊真正  
元朝士之餘夔當淳熙中雖為侍郎然一朝

名臣尚多又距今才十餘歲似為未穩貼也

表章用兩臣字對

表章自叙以兩臣字對說由東坡至汪浮溪  
多用之然須要審度君臣之間情義厚薄及  
姓名眷顧於君前如何乃為合宜坡湖州謝  
表云知臣愚不適時難以追倍新進察臣老  
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登州表云於其黨而  
觀過謂臣或出於愛君就所短以求長知臣  
稍習於治郡侍讀謝表云謂臣雖無大過云



之才知臣粗有不欺君之實欲使朝夕與於  
討論潁州表云意其忠義許國故暫召還察  
其老病畏人復許補外汪謝徽州云謂臣不  
改歲寒故起之散地察臣素推月旦故付以  
本州為陸藻謝給事中云知臣推人無他故  
長奉賢王之學憫臣踐揚滋久故亟陞法從  
之班為汪樞密謝子自虜中歸不令入城降  
詔將諭表云知臣齒髮已凋常恐節攸之無  
後憐臣肺肝可見有如去病之辭家凡此所

言皆可自表於君前者劉夢得代竇群容州  
表有臣察前在事實恕臣本性朴愚之句坡  
公蓋本諸此近年後生假請作文不識事體  
至有碌碌常流乍得一壘亦輒云知臣察臣  
之類真可笑也

劉夢得謝上表

郡守謝上表首必云伏奉告命授臣其州已  
於某月某日到任上訖然後入詞獨劉夢得  
數表不然和州者曰伏奉去年六月二十五



日制書授臣使持節和州諸軍事守和州刺  
史臣自理巴賓不聞善最息私忽降慶抃失  
容臣其中謝伏惟皇帝陛下丕承寶祚光闡  
鴻猷有漢武天人之姿稟周成眷哲之德發  
言今古舉意通人委用得人動植咸悅理平  
之速從古無倫微臣何幸獲覩昌運臣業在  
辭學早歲策名德宗尚文擢為御史出入中  
外歷事五朝累承恩光三換符竹分憂之寄  
祿秩非輕而素蓄所長効用無日臣聞一物

失所前王軫懷今逢聖朝豈患無位臣即以  
今月二十六日到所任上訖伏以地在江淮  
俗叅吳楚災旱之後綏撫誠難謹當奉宣皇  
風慰彼黎庶久於其道冀使知方伏乞聖慈  
俯賜昭鑒首尾叙述皆與他人表不同其夔  
州汝州同州蘇州諸篇一體邁長子樺常稱  
誦之及為太平州遂擬其體代作一表其詞  
云臣邁言伏奉今年九月十七日制書授臣  
知太平州者一麾出守方切兢危三命滋共



弗容控避仰皇天之再造扣丹地以何言中  
謝恭惟

皇帝陛下叡知有臨神武不殺慕舜之孝見  
堯於墻德冠古今而獨尊仁並清寧而偏覆  
明見萬里將大混於車書子來庶民更精求  
於岳牧臣家本儒素時無令名濫竽宏博之  
科說駕清華之地瀛山抱槩郎省握蘭在紹  
興之季年沔記注於右史龍飛應運鳳歷紀  
祥不遺細微兼取愚頌遂以詞賦之職獲侍

清間之歡雖宿命應仙許暫來於天上而塵  
心未斷旋即墮於人間一去十八年之中三  
叨二千石之寄未繇金華郡還紬石室書從  
玆臺閣館之游勸廣厦細旃之講真拜學士  
號名私人受九重之已之殊極三入承明之  
幸使與大議不專斯文而臣弱羽不足以當  
雄風蹇步不足以勝重任上思惜其終棄左  
符寵其餘生李廣數竒徒羨侯於校尉汲黯  
妄發敢歎簿於淮陽臣卽以今日二十八日



到任上訖伏以郡在江東昔稱道院地鄰淮  
右今謂壯藩謹當宣布恩威奉行寬大求民  
之瘼問俗所宜緩帶輕裘雖弗賢長城於李  
勣清心省事敢不避正堂於蓋公庶幾固結  
本根少復報酬知遇全規模其步驟然視昔  
所作猶覺語煩

陳簡齋葆真詩

自崇寧以來時相不許士大夫讀史作詩何  
清源至於修入令式本意但欲崇尚經學痛

沮詩賦耳於是庠序之間以詩為諱政和後  
稍復為之而陳去非遂以墨梅絕句擢真館  
閣嘗以夏日偕五同舍集葆真宮池上避暑  
取綠陰生晝靜分韻賦詩陳得靜字其詞曰  
清池不受暑幽討起予病長安車轍邊有此  
萬荷柄是身唯可懶共寄無盡興魚遊水底  
涼鳥語林間靜談餘日亭午樹影一時正清  
風不負客意重百金贈聊將兩鬢蓬起照千  
丈鏡微波喜搖人小立待其定梁王今何詬



柳色幾衰盛。人生行樂耳。詩律已其賸。邂逅  
一尊酒。它年五君詠。重期踏月來。夜半嘯  
舫。詩成出示坐。上皆詫為擅。場朱新仲時。親  
見之云京師無人。不傳寫也。

仙傳圖志荒唐

昔人所作神仙傳之類。大底荒唐。謬悠殊不  
能畧考。史策如衛叔卿事云。漢儀鳳二年。孝  
武皇帝閑居殿上。而見之。月支使者事云。延  
和三年。武帝幸安定。而月支國遣使獻者。案

儀鳳乃唐高宗紀年名。延和乃魏太武唐睿  
宗紀年名。而誕妄若是。自餘山經地志。往往  
皆然。近世士大夫采一切傳記及故老談說。  
競為圖志。用心甚專。用力甚博。亦不得免。抵  
牾高夔守襄陽。命僚屬作一書。其叙歷代公  
革云。在周為楚。鄧鄠諸國。据左傳。鄠乃鄧邑。  
後巴人伐楚。圖鄠。蓋楚滅鄧。故亦來屬。元非  
列國也。又引左傳。蔓成。然事以蔓為國。据成  
然。乃楚大夫靈王奪其邑。無所謂蔓國也。



容齋四筆卷第十四

容齋四筆卷第十五 十五則

徽廟朝宰輔

蔡京擅國命首尾二十餘年一時士大夫未有不因之以至大用者其後頗采公議與為異同若宰相則趙清獻挺之張無盡商英鄭華原居中劉文憲正夫所行所言世多知之其居執政位者如張康國賓老溫益禹弼劉達公路侯蒙元功者皆有可錄康國定元祐黨籍看詳講議司篇彙奏牘皆深預密議及



後知樞密院始浸為崖異

徽宗察京專懷陰令狙伺其姦蓋嘗許以相是時西北邊帥多取部內好官自辟置以力不才康國曰並塞當擇人以紓憂顧柰何欲私所善乎乃隨闕選用定為格京使御史中丞吳執中擊之康國先知之具以奏益鎮潭州凡元祐逐臣在湖南者悉遭侵困因愛莫助之圖遂為京用至中書侍郎乃時有力異京一日除監司郡守十人將進畫益判其

後曰收京使益所厚中書舍人鄭居中問之益曰君在西掖每見所論事舍人得舉職侍郎顧不許邪今丞相所擬十人其皆姻黨耳欲不逆其意得乎遠以附京至中書侍郎京去相遠首勸上碎元祐黨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元京所行悖理殃民事稍稍釐正之蒙在政地

上從容問蔡京何如人對曰使京能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



上頷首且使密伺京所為京聞而御之凡此數端皆見於

國史本傳

教官掌牋奏

所在州郡相承以表奏書啓委教授因而餉以錢酒予官福州但為撰公家謝表及祈謝晴雨文至私禮牋啓小簡皆不作然遇聖節樂語嘗為之因又作他用者三兩篇每以自愧郇忠公為穎昌教授府守范忠宣公屬撰

興龍節致語辭不為范公曰翰林學士亦作此忠公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范公敬謝之前輩風節可畏可仰如此

敬經句全文對

予初登詞科再至臨安寓於三橋西沈臨功主簿之館沈以予買飯于外謂為不便自取家饌日相供同年湯丞相來訪扣旅食大槩且為言之湯公笑曰主人亦賢矣因戲出一語曰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良久予應之



曰為長者而折枝。非不能也。公大激賞而去。汪聖錫為祕書少監。每食罷會茶。一同舍輒就枕不至。及起亦戲之曰。宰予晝寢。於予與何誅。衆未有言。汪曰。有一對。雖於金事不切。然却是一箇出處。云子貢方人。夫我則不暇。同舍皆合詞稱美。

北郊議論

三代之禮。冬至祀天於南郊。夏至祭地於北郊。王莽於元始中改為合祭。自是以來不可。

復變元豐中下詔。欲復北郊。至六年。唯以冬至祀天。而地祇不及事。元祐七年。又使博議。而許將顧臨。范純禮。王欽臣。孔武仲。杜純。各為一說。逮蘇軾之論出。於是群議盡廢。當時諸人之說。有一六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宣三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為不可祭。二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行。亦有故事。三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四曰。三年一祀天。又一年一祭地。五曰。當郊之歲。以十



月神州之際易夏至之方澤可以免方暑舉  
事之患六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  
澤上不親郊而通燿火於禁中望祀軼皆辟  
之以謂無一可行之理其文載於奏議凡三  
千言元符中又詔議合祭論者不一唯太常  
少卿宇文昌齡之議最為簡要曰天地之勢  
以高卑則異位以禮制則異宜以樂則異數  
至於衣服之章器用之具日至之時皆有辯  
而不亂夫祀者自有以感於無自實以通於

虛必以類應類以氣合氣然後可以得而親  
可以冀其格今祭地於員丘以氣則非所合  
以類則非所應而求高厚之來享不亦難乎  
後竟用其議此兩說之至當如此

討論濫賞詞

東坡公行香子小詞云清夜無塵月色如銀  
酒斟時須滿十分浮名浮利休苦勞神歎隙  
中駒石中火夢中身雖抱文章開口誰親且  
陶陶樂盡天真不如歸去作箇閑人對一張



琴。一壺酒。一溪雲。紹興初范覺民為相以自  
崇寧以來創立法度例有汎賞如學校茶鹽  
錢幣保伍農田居養安濟寺觀開封大理獄  
空四方邊事御前內外諸局編勅會要學制  
禮制道史等書局掖庭編澤行幸曲思諸色  
營繕河埽功役採石木棧花石等綱祥瑞禮  
樂西城所公田伎術伶優三山永橋明堂西  
內八寶元圭種種濫賞不可勝述其曰應奉  
有勞獻頌可采職事脩舉特授特轉者又皆

無名直與及白身補官選人改官職名礙格  
非隨龍而依隨龍人非戰功而依戰功人等  
每事各為一項建議討論又行下吏部若該  
載未盡名色並合取朝廷旨揮臨時叅酌追  
奪事件遂為畫一規式有至奪十五官者雖  
公論當然而失職者胥動造謗浮議蜂起無  
名子因改坡語云清要無因舉選艱辛繫書  
錢湏要十分浮名浮利虛苦勞神歎旅中愁  
心中悶部中身雖抱文書苦苦推尋更休說



誰假誰真不如歸去作箇齊民免一回來一  
回討一回論至大字書寫貼於內前牆上邏  
者得之以聞是時偽齊劉豫方盜據河南朝  
論慮或搖人心函罷討論之舉范公用是為  
臺諫所攻今章且叟奏蒿中正載彈疏竟去  
相位云

尺八

唐盧肇為歙州刺史會客於江亭請目前取  
一事為酒令尾有樂器之名肇令曰遙望漁

舟不闊尺八有姚巖傑者飲酒一器凭欄嘔  
噦須臾卽席還令曰凭欄一吐已覺空喉此  
語載於遮言又逸史云開元末一狂僧狂終  
南回向寺一老僧令於空房內取尺八來乃  
玉也謂曰汝主在寺以愛吹尺八謫在人間  
此常吹者也汝當為可將此付汝主僧進於  
玄宗持以吹之宛是先所御者孫夷中仙隱  
傳房介然善吹竹笛名曰尺八將死預將管  
打破告諸人曰可以同將就壙亦為此云尺



八之為樂名今不復有呂才傳云正觀時祖孝孫增損樂律太宗詔侍臣舉善音者王珪魏證盛稱才製尺八凡十二枚長短不同與律諧契太宗即召才叅論樂事尺八之所出見於此無由曉其形製也爾雅釋樂亦不載

三給事相攻

元祐中王欽臣仲至自權工部侍郎除給事中為給事姚勔所駁而止大觀中陳亨伯自左司員外郎擢給事中為權官蔡薺所沮而

出政和末伯祖仲達在東省以疾暫謁告兩日張天覺復官之命過門下弟四廳給事方會論謂畏繳駁之故所以託病遂罷知滁州

朱藏一詩

政和末老蔡以太師魯國公總治三省年已過七十與少宰王黼爭權相傾朱藏一在館閣和同舍秋夜省宿詩云老大未甘退稚金方力征炎涼分勝負頃刻變陰晴兩人門下士互興譖言以為嘲謗其後黼獨相館職多



遷擢之居官如故而和入菊花詩云紛紛桃李春過眼成枯萎晚榮方耐久造物豈吾欺或又譖於黼以為怨憤是時士論指三館為閹藍

### 蔡京輕用官職

蔡京三八相時除用士大夫視官職如糞土蓋欲以天爵市私恩政和六年十月不因赦令侍從以上先緣左降同日遷職者二十人通奉大夫張商英為觀文殿學士中大夫王

襄為延康殿學士顯謨閣待制李圖南為述古殿學士寶文閣待制蔡薺顯謨閣待制葉夢得並為龍圖閣直學士寶文閣待制張近通奉大夫錢卽右文殿修撰王漢之並為顯謨閣直學士中大夫葉祖洽為徽猷閣直學士朝散大夫曾孝蘊為天章閣待制朝散郎俞棗朝議大夫曾孝序中奉大夫范致明右文殿修撰蔡肇太中大夫孫夔朝議大夫王覺右文殿修撰陳賜並為顯謨閣待制朝請



郎蔡懋中奉大夫龐恭孫朝請郎洪彥昇並為徽猷閣待制至十一月冬祀畢大赦天下仍復推恩

節度使改東宮環衛官

太祖有天下將收藩鎮威柄故漸行改革至於位至侍中中書令使相者其高僅得東宮官次但居環衛鳳翔王晏為太子太師安遠武得行為太子太傅護國郭從義為左金吾上將軍鳳翔王彥超為右金吾上將軍定國

白重贊為左千牛上將軍保大楊廷璋為右千牛上將軍定難劉重進為羽林統軍若符彥卿者以太師中書令天雄節度使直罷歸洛八年不問亦不別除官其廟謨雄斷如是靖康初以戚里冒政宣恩典多建節鉞乃稽用此制錢景臻以少傅安武節度劉宗元以開府儀同三司鎮安節度並為左金吾上將軍范訥以平涼劉敷以保信劉敏以保成張樹以嚮德王舜臣以岳陽朱孝孫以應道錢



忱以瀘川節度並為右金吾上將軍自後不復舉行矣

宰相任怨

宰相欲收士譽使恩歸己故只以除用為意而不任職及顯有過舉者亦不肯任怨稍行黜徙文惠公在相位嘗奏言今之監司郡守其無大過者臺諫固不論繫但其閒實有疲悞庸老之人依阿留之轉為民害臣欲皆與詞祿理作自陳監司或就移小郡庶幾人有

家食之資國無曠官之失

孝宗欣然聽許於是湖南轉運判官任詔改知復州廣東提舉鹽事劉景改知南雄州時太常丞闕監左藏庫許子紹欲得之公以大超越諭使小緩子紹寔轉愈力乃白其事出通判靜江府議者私謂若如此則是廟堂而兼臺諫之職殊不思進賢退不肖真宰相之事耳欲擬宮觀三四人未暇而去未子紹之出遂織入言章中近者京丞相以國子錄吳



仁傑居職未久便欲求遷奏罷歸吏部注簽判亦此意也

#### 四李杜

漢太尉李固杜喬皆以為相守正為梁冀所殺故楊掾生上書乞李杜二公骸骨使得歸葬梁冀之誅權執專歸宦官傾動中外白馬令李雲露布上書有帝欲不諱之語相帝得奏震怒逮雲下北寺獄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

下廷尉皆死獄中其後襄楷上言亦稱為李杜靈帝再治鉤黨范滂受誅母就與之訣曰汝今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謂李膺杜密也李太白杜子美同時著名故韓退之詩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凡四李杜云

#### 渾脫隊

唐中宗時清源尉呂元泰上書言時政曰北見坊邑相率為渾脫隊駿馬胡服名曰蘇幕遮旗鼓相當騰逐喧譟以禮義之朝法胡虜



之俗非先王之禮樂而示則於四方書曰謀時寒若何必羸形體謹衢路鼓舞跳躍而索寒烏書聞不報此蓋并論浚寒胡之戲唐史附於宋務光傳末元恭竟亦不顯近世風俗相尚不以公私宴集皆為耍曲耍舞如勃海樂之類殆猶此也

歲陽歲名

歲陽歲名之說始於爾雅太歲在甲曰闕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彊圉在戊

曰著雍在己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默在癸曰昭陽謂之歲陽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太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闍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謂之歲名自後唯太史公曆書用之而或有不同如闕逢為焉逢旃蒙為端蒙柔兆為游兆彊圉為疆梧著雍為徒雍屠維為祝犁上章為商橫重光



為昭陽玄默為橫艾昭陽為尚章大荒落為  
大芒駱協洽為汁洽泥灘乃為赤奮若作噩  
為作鄂闕茂為闍茂大淵獻困敦更互赤奮  
若乃為汭漢此蓋年祀久遠傳寫或訛不必  
深辨但漢武帝太初元年太歲丁丑而以為  
甲寅其失多矣爾雅又有月陽月名月在甲  
曰畢在乙曰橘在丙曰修在丁曰圉在戊曰  
厲在己曰則在庚曰室在辛曰塞在壬曰終  
在癸曰極正月為陬二月為如三曰為寤四

月為余五月為皋六月為旦七月為相八月  
為壯九月為玄十月為陽十一月為辜十二  
月為涂考之典籍唯曆書謂太初十月為畢  
聚離騷云攝提正于孟陬左氏傳十月曰良  
月國語至于玄月它未嘗稱引郭景純注釋  
云自歲陽至月名皆所未詳通者故闕而不  
論蓋不可強為之說非若律書所言二十八  
舍十母十二子猶得穿鑿傳致也資治通鑑  
專取歲陽歲名以冠年不可曉解殊不若甲



子至癸亥為明白爾韓退之詩書在淵獻牽  
牛中王介甫字說言疆圉自餘亦無說左傳  
所書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歲在降婁降婁  
中而旦歲在取訾之口歲五及鶉大歲在顛  
帝之虛歲在豕為歲在大梁皆用歲星次舍  
言之司馬倬跋溫公潛虛其末云乾道二年  
歲在柔兆閹茂玄黓執徐月極大淵獻日謂  
丙戌年壬辰月癸亥日以歲名施於月日尤  
為不然漢章不自為文殆是僚窠強解事者

所作也

官稱別名

唐人好以它名標榜官稱今漫疏於此以示  
子姪之未能盡知者太尉為掌武司徒為五  
教司空為空土侍中為大貂散騎常侍為小  
貂御史大夫為亞台為亞相為司憲中丞為  
獨坐為中憲侍御史為端公南牀橫榻雜端  
又曰脆黎殿中為副端又曰開口椒豎察為  
合口椒諫議為大坡大諫補闕諫司為中諫



又曰補衣拾遺訖正為小諫又曰遺公給事  
郎為夕郎夕拜知制誥為三字起居郎為左  
螭舍人為右螭又並為修注吏部尚書為大  
天禮部為大儀兵部為大戎刑部為大秋工  
部為大起吏部郎為小選為省眼考功度支  
為振行禮部為小儀為省南舍人今日南宮  
刑部為小秋祠部為冰柄廳比部為比盤又  
曰昆脚皆頭屯田為田曹水部為水曹諸部  
郎通曰哀烏衣烏太常卿為樂卿少卿為少

常奉常光祿為飽卿鴻臚為客卿睡卿司農  
為走卿大理為棘卿評事為廷平將作監為  
大匠少監為少匠秘書監為大蓬少監為少  
蓬左右司為都公太子庶子為宮相宰相呼  
為堂老兩省相呼為閣老尚書丞郎為曹長  
御史拾遺為院長下至縣令曰明府丞曰贊  
府贊公尉曰少府少公少仙此已見前筆



容齋四筆卷第十五

容齋四筆卷第十六十二則

漢重蘇子卿

漢世待士大夫少恩而獨於蘇子卿加優寵  
蓋以其奉使持節褒勸忠義也上官桀桑弘  
武子元與之有謀坐死無素與上官桀桑弘  
羊有舊數為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  
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宣帝立錄郡主定策  
功賜爵關內侯者八人劉德蘇武食邑張曼  
曰舊關內侯無邑以武守節外國德宗室俊



彥故特令食邑帝閱武年老子坐事死問左  
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曰前發匈奴時  
胡婦實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贖  
之上許焉通國至上以為郎又以武弟子為  
右曹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稱祭酒甚優  
寵之皇后父帝舊丞相御史將軍皆敬重武  
後圖畫中興輔佐有功德知名者於麒麟閣  
凡十一人而武得預武終於典屬國蓋以篤  
老不任公卿之故先公繫番絕漠十五年

皆致

顯仁皇太后音書蒙

高宗皇帝有蘇武不能過之語而厄於權臣  
歸國僅陞一職立朝不滿三旬訖於竄謫南  
荒惡地長子停官追誦漢史可為痛哭者已  
又案武本傳云奉使初還拜為典屬國秩中  
二千石昭帝時免武官後以故二千石與計  
謀立宣帝賜爵張安世薦之即時召待詔數  
進見復為典屬國然則預定策時但以故二



千石耳而霍光傳連名奏昌邑王時直稱典  
屬國宣紀封侯亦然恐誤也

昔賢為率伍

三代而上文武不分春秋列國軍將皆命卿  
處則執政出則將兵載於詩書左傳可考也  
然則特為將帥耳乃若卒伍之賤雖賢士亦  
為之不以為異魯哀公時吳伐魯次于泗上  
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  
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杜預云卒終也謂於

七百人中終得三百人任行也或謂季孫曰  
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  
此蓋後世斫營劫寨之類而有若亦為之齊  
伐魯冉求帥左師樊遲為右季孫曰湏也弱  
有子曰就用命焉謂雖年少能用命也冉有  
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杜預云言能以義  
勇也皆孔門高弟而親卒伍之事後世豈復  
有之

丘家貴於備豫



晉盜盧循據黃州以其黨徐道覆為始興相  
循寇建康以為前鋒初道覆遣人伐舡材於  
南康山至始興賤賣之居人爭市之舡材大  
積而人不疑至是悉取以裝艦旬日而辦蕭  
衍鎮雍州以齊室必亂密修武備多伐材行  
沉之檀溪積茅如岡阜皆不之用中兵參軍  
呂僧珍覺其意亦私具櫓數百張衍既起兵  
出竹木裝艦葺之以茅事皆立辦諸將爭櫓  
僧珍出先所具者每舡付二張爭者乃息魏

太武南伐盱眙太守沈璞以郡當衝要乃繕  
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為城守之備魏攻之  
三旬不拔燒攻具退走古人如此者甚多道  
覆雖失所從為畔換之歸然其事固可稱也

### 渠陽蠻俗

靖州之地自熙寧九年收復唐溪洞城州元  
豐四年仍建為誠州元祐二年廢為渠陽軍  
又廢為寨五年復之崇寧二年改為靖州始  
時渠陽縣為治所後改屬沅州而治永平其



風俗夔與中州異蠻酋自稱曰官謂其所部  
之長曰都模邦人稱之曰土官酋官入郭則  
加冠巾餘皆推髻能者則以白練布纏之曾  
殺人者謂之能婦人徒跣不識鞋履以銀錫  
或竹為釵其長尺有咫通以班紬布為之裳  
紀歲不以建寅為首隨所處無常月要約以  
木鐵為契病不謁醫但殺牛祭鬼率以刀斷  
其咽視死所向以卜多至十百頭凡昏姻兄  
死弟繼姑舅之昏他人取之必賄男家否則爭

甚則讐殺男丁受田於酋長不輸租而服其  
役有罪則聽其所裁謂之草斷凡貸易之逋  
甲不能償則掠乙以取直謂之準擊長少相  
犯則少者出物謂之出面言語相誣則虛者  
出物謂之褻口田丁之居峭巖重阜大率無  
十家之聚遇讐殺則立柵布棘以受之各有  
門款門款者猶言伍籍也借牛絲鄰於洞者  
謂之拽門款方爭時以首博首獲級一二則  
潰去明日復來必相當乃止欲解仇則備財



物以和謂之陪頭燒心戰之日觀者立其傍  
和勸之官雖居其中不敢犯也敗則走謂之  
上坡志在於掠而不在於殺則震於金鼓而  
挺其一隅縱之逸謂之趨敗者屈而歸之掠  
其財而還其地謂之入地兵器有甲冑標牌  
弓弩而刀之鐵尤良弩則傳矢於弦而偏架  
之謂之偏架弩其利侷中土神臂弓雖暑濕  
亦可用凡仇殺雖微隙必發雖昔釁必報父  
子兄弟之親不避也子弟為士人者隸於學

讐殺則歸罷則復來荆湖南北路如武岡桂  
陽之屬徭民大略如此

### 寄資官

內侍之職至于幹辦後苑則為出常調流輩  
稱之曰苑使又進而幹辦龍圖諸閣曰閣長  
其上曰門司曰御藥曰御帶又其上為省官  
謂押班及都知也在法內侍轉至東頭供奉  
官則止若幹辦御藥院不許寄資當遷官則  
轉歸吏部司馬公論高居簡云舊制御藥院



官至內殿崇班以上卽須出外今獨番四人中外以此竊議言之詳矣後乃不然逮其遷帶御器械可帶階官然後盡還所寄之資至於宣慶諸使遙郡防團觀察其高者為延福宮景福殿承宣使頃在樞密行府有院吏兵房副承旨董球於紹興三十二年正月尚未有正官至四月予接伴人使回球通刺字來謁已轉出為武顯大夫問其何以遽得至此曰副承旨比附武顯郎後用賞故爾蓋亦寄

資也

親王帶將仕郎

薛氏五代史梁太祖開平元年五月皇第五  
男友雍封賀王及友珪篡位以將仕郎試祕  
書省校書郎賀王友雍為銀青光祿大夫檢  
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以親王而階將仕  
郎仍試銜初品雖典章掃地之時恐不應爾  
也

郡縣用陰陽字



山南為陽水北為陽穀梁傳之語也若山北  
水南則為陰故郡縣及地名多用之今畧叙  
於此山之南者如嵩陽華陽恒陽衡陽鎮陽  
岳陽嶧陽夏陽城陽陵陽岐陽首陽營陽咸  
陽櫟陽宜陽山陽屬河內郡廣陽辟陽河陽  
魯陽黎陽樅陽零陽巫陽東陽韶陽柳陽揭  
陽弋陽屬汝南郡弋當陽青陽黔陽壽陽麻  
陽雲陽美陽復陽山南陽復上曲陽屬常下曲  
陽屬鉅廾陽屬五原陽屬雲水之北者馮翊

之池陽頰陽郃陽沈陽扶風之杜陽河東之  
大陽之南平陽之南太原之晉陽汾陽及河  
陽洛陽營陽偃陽渭陽淮陽汶陽濟陽襄陽  
塗陽漁陽遼陽泗陽伊陽永陽滁陽潮陽澧  
陽灌陽汧陽泚陽沐陽東郡之濮陽東武陽  
潁川之潁陽昆陽舞陽汝南之汝陽鮦陽細  
陽濯陽滇陽新陽安陽博陽成陽南陽之育  
陽涅陽堵陽蔡陽筑陽棘陽比陽朝陽湖陽  
紅陽江夏之西陽廬江之尋陽九江之曲陽



濟陰之句陽音鈞沛郡之穀陽扶陽漂陽  
魏郡之繁陽鉅鹿之堂陽清河之清陽涿郡  
之高陽饒陽范陽勃海之浮陽濟南之般陽  
朝陽泰山之東平陽東武陽寧陽北海之膠  
陽東海之開陽曲陽都陽臨淮之射陽蘭陽  
丹楊之丹陽陵陽溧陽豫章之鄱陽鄒陽桂  
陽之耒陽桂陽澧陽武陵之無陽辰陽酉陽  
零陽零陵之沘陽漢中之旬陽沔陽安陽捷  
為之江陽武陽漢陽金城之枝陽天水之略

陽阿陽安定之涇陽彭陽北地之涇陽上郡  
之定陽鴈門之沃陽劇陽上谷之沮陽漁陽  
之要陽遼西之海陽右北平之夕陽聚陽蒼  
梧之封陽趙國之易陽膠東之觀陽長沙之  
益陽已上皆見漢書地理志其水之下必曰  
在某水之陽合山水之稱陽者百有五六十  
至陰字則甚少蓋面勢在背自難立國邑耳  
山之北者唯華陰山陰龜陰蒙陰鶉陰雕陰  
襄陰水之南者汾陰蕩陰汝陰潁陰舞陰濟



陰漢陰晉陰蒲陰湘陰潞陰河陰湖陰江陽  
淮陰園陰僅三十而已若樂陽南陽合陽被  
陽富陽屬秦者昌陽建陽屬東者武陽之類尚多  
有之莫能知其為山為水也

杜畿李祕董晉

漢建安中河東太守王邑被召郡掾衛固范  
先請番之固等外以請邑為名而內實與并州  
高幹通謀曹操選杜畿為太守固等使兵  
絕陝津數月不得渡畿曰河東有三萬戶非

皆欲為亂也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為人  
多計而無斷必偽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  
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郟津度固遂奉之畿謂  
固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比數  
十日諸將斬固等首唐正元初陝號兵馬使  
達奚抱暉殺節度使張勸代摠軍務要求旌  
節德宗遣李泌往欲以神策軍送之泌請以  
單騎入上加泌觀察使泌出潼關鄜坊步騎  
三千布於關外曰奉密詔送公泌寫宣以却之



疾驅而前抱暉不使將佐出迎去城十五里方出謁泌稱其攝事保城壁之功入城視事明日召抱暉至宅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自汝餘生抱暉遂亡命宣武節度使李萬榮疾病其子迺為兵馬使欲為亂都虞侯鄧惟恭執送京師詔以東都留守董晉為節度使惟恭權軍事自為當代萬榮不遣人迎晉晉既受詔即與僉從十餘人赴鎮不用

兵衛至鄭州或勸晉且晉觀變有自汴州出者言不可入晉不對遂行惟恭以晉來之速不及謀去城十餘里乃帥諸將出迎晉入仍委以軍政久之惟恭內不自安潛謀作亂事覺晉悉捕斬其黨械惟恭送京師觀此三者其危至矣杜畿李泌董晉皆以單車入逆城從容安定其智勇過人如此唐史猶譏晉為懦弛苟安殆不然也是時朝議以晉柔仁多可恐不能集事用汝州刺史陸長源為行軍



司馬以佐之長源性剛刻多更張舊事晉初  
皆許之案成則命且罷由是軍中得安初番  
玄佐李萬榮鄧惟恭時士卒驕不能禦乃置  
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備之  
時勞賜酒肉晉至之明日悉罷之謂之懦弛  
實為失當晉在汴三年而薨長源代之即為  
軍士所殺向使晉廳用其言汴亂久矣又李  
泌傳但云拜陝虢觀察使開車道至三門及  
殺淮西亡兵於赴鎮事略不書亦失之也

嚴有翼詆坡公

嚴有翼所著藝苑雌黃該洽有識蓋近世博  
雅之士也然其立說頗務譏詆東坡公予嘗  
因論玉川子月蝕詩謂其輕發矣又有八端  
皆近於蚘蜂撼大木招後人攻擊如正誤篇  
中據其用五十本葱為種韭五十本發丘中  
郎將為中郎解模金篇鵲見長桑君使飲上  
池之水為倉公飲上池鄭餘慶丞胡蘆為胡  
懷謹云如此甚多坡詩所謂扶雲漢分天章



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若用葱為韭用校尉  
為中郎用扁鵲為倉公用餘慶為懷謹不失  
為名語於理何害公豈一一如學究書生案  
圖索駿規行矩步者哉四凶篇中謂坡稱太  
史公多見先秦古書四族之誅皆非殊死為  
無所攷據盧橘篇中謂坡詠枇杷云盧橘是  
鄉人為何所據而言昌陽篇中昌蒲贊以為  
信陶隱居之言以為昌陽不曾詳讀本草妄  
為此說苦茶篇中謂周詩記苦茶為誤用爾

雅如皋篇中謂不向如皋閑射雉與左傳杜  
注不合其誤與江摠暫往如皋路之句同荔  
枝篇中謂四月食荔枝詩愛其體物之工而  
坡未嘗到閩中不識真荔枝是特火山耳此  
數者或是或非固未為深失然皆不必爾也  
最後一篇遂名曰辨坡謂雪詩云飛花又舞  
謫謫仙簷李太白本言送酒即無雪事水底  
笙歌蛙兩部無笙歌字殊不知坡借花詠雪  
以鼓吹為笙歌正是妙處坐着青丘吞澤芥



青丘已吞雲夢芥用芥字和韻及以澤芥對  
溪蘋可謂工新乃以為出處曾不帶芥非草  
芥之芥知白守黑名曰谷正是老子所言又  
以為老子只云為天下谷非名曰谷也如此  
論文章其意見亦淺矣

曹馬能收人心

曹操自擊烏桓諸將皆諫既破敵而還科問  
前諫者衆莫知其故人人皆惧操皆厚賞之  
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倖雖得之天所佐也顧

不可以為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  
後勿難言之魏伐吳三征各獻計詔問尚書  
傅瑕瑕曰希賞徼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  
之長策也司馬師不從三道擊吳軍大敗朝  
議欲貶出諸將師曰我不聽公休以至於此  
此我過也諸將何罪悉宥之弟昭時為監軍  
唯削昭爵雍州刺史陳泰求救并州并力討  
胡師從之未集而二郡胡以遠役遂驚反師  
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陳雍州之責是以



人皆愧悅討諸葛誕於壽春王基始至圍城未合司馬昭敕基歛軍堅壁基累求進討詔引諸軍轉據北山基守便宜上疏言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勢大損書奏報聽及壽春平昭遺基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衆時未臨復亦謂宜然將軍深筭利害獨秉固心上遺詔命下拒衆議終於制敵禽賊雖古人所述不過是也然東閔之敗昭問於衆曰誰任其咎司馬王儀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

欲委罪於孤邪引出斬之此為謬矣操及師昭之姦逆固不待言然用兵之際以善推人以惡自與并謀兼智其誰不歡然盡心悉力以為之用袁紹不用田豐之計敗於官渡宜悉已謝之不暇乃曰吾不用豐年卒為所笑竟殺之失國喪師不幸也

取蜀將師不利

自巴蜀通中國之後凡割據擅命者不過一傳再傳而從東方舉兵臨之者雖多以得雋



將帥輒不利至於死貶漢伐公孫述大將岑  
彭來歙遭刺客之禍吳漢幾不免魏伐劉禪  
大將鄧艾鍾會皆至族誅唐莊宗伐王衍招  
討使魏王繼岌大將郭崇韜康延孝皆死  
國朝伐孟旭大將王全斌崔彥進皆不賞而  
受出十年乃復故官

李嶠揚再思

李嶠揚再思相唐中宗皆以諛悅保位為世  
所詆然亦有可稱武后時嶠為給事中来俊

臣陷狄仁傑等獄將抵死敕嶠與大理少卿  
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驗德裕等內知其寃  
不敢異嶠曰知其枉不申是謂見義不為者  
卒與二人列其枉忤后旨出為潤州司馬然  
仁傑數人竟賴此獲脫嶠此舉可謂至難而資  
治通鑑不載神龍初要官闕執政以次用其  
親韋巨源秉筆當除十人再思得其一試  
問餘授皆諸宰相近屬再思喟然曰吾等誠  
負天下巨源曰時當爾耳再思此言自狀其



短短觀過知仁亦足稱也

容齋四筆卷第十六





